

## 文化

## 欧亚主义

## ——当代俄罗斯文明圈重构的一个可能方案

祖春明

【内容提要】欧亚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侨民界的一种社会思潮，在苏联时期沉寂了近60年，但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本土强势复兴，甚至成为当代俄罗斯构建新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重要理论资源。俄罗斯作为亨廷顿口中东正教文明圈的核心国家，其本身便构成了一个文明圈——俄罗斯欧亚文明圈。而这个文明圈在历史上又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且每一次的解构都是下一次建构的起点。苏联的解体是俄罗斯欧亚文明圈所经历的第二次解构的结果，因此，当代俄罗斯正处于俄罗斯文明圈的第三次建构之中。而欧亚主义集成了俄罗斯数百年来关于其多形态地缘和多来源历史传统的整合方案以及关于其独特历史道路选择的自主性想象，或可为这次重建提供一种可能的认同范式。

【关键词】欧亚主义 俄罗斯欧亚文明圈 建构 解构 认同范式

【中图分类号】G13/17.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4)02-0081-0010

欧亚主义<sup>①</sup>是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侨民界的一种社会思潮，在苏联时期沉寂了近60年<sup>②</sup>，但苏联解体造成的巨大意识形态真空以及当代俄罗斯面临的险峻国内外形势却使之“卷土重来”，因而被当代欧亚主义者杜金称为“21世纪的俄罗斯民族思想”<sup>③</sup>。欧亚主义集成了俄罗斯数百年来关于其多形态地缘和多来源历史传统的整合方案以及关于其独特历史道路选择的自主性想象，其现代功用在于为当代俄罗斯文明圈的重构提供一种新的文化认同。文章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第一，何为欧亚主义？它的基本理论要素有哪些？第二，何为俄罗斯文明圈？它的主要建构与解构过程如何？第三，欧亚主义提供了怎样的认同

范式？第四，欧亚主义与当代俄罗斯文明圈的重构之间的关系如何？

① 按照张建华、唐艳在《近10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来看，中国学术界在如何划分欧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仍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主张把欧亚主义划分为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两个阶段；有的学者（如李兴耕等）主张将其划分为古典欧亚主义、古米廖夫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三个阶段，但在如何界定古典欧亚主义的问题上却分歧不大。所谓的古典欧亚主义，主要是指20世纪20—30年代之间在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本文所讨论的欧亚主义主要是指古典欧亚主义。

②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沉寂只是相对的，因为即使在斯大林时期欧亚主义仍有追随者，甚至形成了“红色欧亚主义者”等组织。

③ 曹特金：《俄罗斯学者谈新欧亚主义》，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作者简介】祖春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 一、欧亚主义——被放逐者的“回归”之路

20世纪初的欧亚主义产生于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被当时的苏维埃政权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正如俄罗斯学者诺维科娃所说，“欧亚主义是那部分被驱逐的知识分子的反应，为保存俄罗斯文化而斗争是其主要任务”，在这种意义上欧亚主义是他们“回归祖国”的一种方式。

欧亚派的故事还应从1920年出版的一本题为《欧洲与人类》的小册子讲起。其作者是俄罗斯侨民H.C.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这本书延续了那场为俄罗斯自主性的斗争。这场斗争已经孕育出了俄罗斯思想的多种流派。它的基调主要是批判的。它抨击了某些理念，这些理念为西方所推崇，而俄罗斯社会自18世纪以来也开始以其为取向。”<sup>①</sup>这里的“那场为俄罗斯自主性的斗争”指的正是19世纪中期发生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间的关于俄罗斯历史道路问题的大争论，即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sup>②</sup>。换言之，这本小册子延续了斯拉夫派的关于俄罗斯意识、俄罗斯道路的自主性诉求，批判了俄罗斯自现代化转型以来的西方价值取向。而这种立场又与当时俄罗斯侨民界思潮的发展态势高度契合，因此这本小册子成为了后来出现的欧亚主义思潮的“教义手册”。

1921年，特鲁别茨科伊，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缘政治家П.Н.萨维茨基，音乐学家和艺术学家П.П.苏夫钦斯基以及宗教哲学家和政论家Г.В.弗洛连斯基共同出版了《回归东方·预言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Предчувствия и свершения.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以下简称《回归东方》）文集，它的出版标志着欧亚主义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正式形成。

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国内和世界局势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苏联成功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提升。面对这种巨变，欧亚主义内部出现了亲布尔什维克的倾向，与之前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立场相悖；加之特鲁别茨科伊的过早离世导致欧亚主义最终走向分裂。30年代后期，虽然萨维茨基、Л.П.卡尔萨文等部分思想家仍围绕着欧亚主义进行研究和思考，但欧

亚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

尽管如此，欧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影响并未随着学术共同体的解体而消失，甚至在苏联境内出现了以Л.古米廖夫为代表的忠实信徒，并建立了“红色欧亚主义者”等秘密组织。古米廖夫曾自称为“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但就在他离世后不久，欧亚主义就在俄罗斯本土强势回归。那么，欧亚主义的基本论证包含哪些相关理论要素呢？

第一，在历史道路的选择上，欧亚主义如斯拉夫派一样反对西化。特鲁别茨科伊在《欧洲与人类》中率先举起了“反对西化”的旗帜。如果说斯拉夫主义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仍显暧昧，那么，欧亚主义对西方文化本质的披露则更为彻底。特鲁别茨科伊首先否定了欧洲文化的普世性，“欧洲文化不是某种绝对的东西，不是全人类的文化，而只是某个有限的和特定的种族学或人种学意义上的民族群体（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的创造物”<sup>③</sup>；还进一步否定其优越性，“欧洲文化并不比其他种族群体创造的文化更完善、更优越，因为所谓的高级和低级的文化和民族根本不存在，而只有相互间相似或不同的文化和民族”<sup>④</sup>。所谓的“西方文化优越论”、“普世文明”完全是借“进步”之名行“自我中心主义”之事，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而且欧亚主义者与斯拉夫派一样，也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腐败<sup>⑤</sup>，需要精神救赎，因此，对于非西方民族而言，“西化不是福而是祸”。

所以，非西方民族的知识分子要自觉地意识到西化的危害，坚决反对西化。这种立场成为欧亚主

① Сухов А.Д. Столетняя дискуссия-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 и самобытность в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 1998. С.164.

② 关于这场争论俄罗斯国内及国外多有论述。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现代化转型问题不断遭遇困境，这场发生在150多年前的争论又被重新开掘出多重价值空间。参见祖春明：《“俄罗斯意识”的建构特征——再看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③ Трубецкой Н.С. Европа 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София, 1920г.

④ Там же.

⑤ “腐败的西方”这个说法起源于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期间。当时斯拉夫派的政论家施列列夫在《莫斯科人》杂志上（1841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俄国人对欧洲形成的看法》文章。文中写道：“在我们同西方那真诚的、友好的和紧密的关系中，我们没有发觉，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西方就如同一个患有严重的传染重病的人一样，包围着他的是危险的呼吸。我们同他接吻，拥抱，和他分享精神食粮，但我们却没有察觉到隐藏在我们无忧无虑的交往中的毒药，在欢愉的盛宴中没有觉察到即将成为尸体的味道，虽然它已经开始散发出腐烂的味道了。”后来别林斯基将其概括为“腐败的西方”。当时的斯拉夫主义者认为，西方因为丧失了精神信仰已经开始腐败，而俄罗斯的东正教是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

义“共同的世界观基础”（特鲁别茨科伊语）。卡尔萨文早在1914年流亡之前出版的《东方、西方与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就曾指出，“我们的历史存在意义不在欧化，而欧洲式理想也不是我们的未来”，必须“克服西方经验主义的局限性，坚决拒绝以进步理想为名的虚伪的大一统”。由此可见，欧亚主义坚信普世文明只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而编造的谎言，非西方民族绝不要把西化当作实现民族进步的唯一路径。

第二，既然俄罗斯拒绝西化，那么，俄国将向何处去？欧亚主义的回答是回归东方。《回归东方》文集的主题就很能说明问题。欧亚主义者认为，只有让东方文化要素“回归”，才能开掘出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现在的问题是，欧亚主义者心目中的“东方”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人类学上来说，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并不是纯种的古斯拉夫人，而是古斯拉夫人、芬兰人和突厥人的混血。从语言上来说，特鲁别茨科伊通过比对古斯拉夫语、古印度-伊朗语以及古西欧语得出的结论是：“总体上可以说，古斯拉夫语与古印度-伊朗语的重合之处，大多是那些与宗教情感相关的术语。”<sup>①</sup>而与古西欧语之间“却没有那些让人感到亲近的词语”，“其中大多为那些表示生产生活方面技术意义的词语”<sup>②</sup>。换言之，俄罗斯在精神上更接近于东方。从社会结构上来说，鞑靼人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为俄罗斯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这不仅成为俄罗斯形成统一国家的基础，如欧亚主义者什里亚科夫所言，还“唤起人民由落后的部落或城市公国迈上国家的宽阔道路”，而且成为后来沙皇俄国基本的政治体制。

简言之，在欧亚主义者看来，所谓的“东方”或“东方要素”主要是指突厥人的血统、语言上的亲近以及专制的政治体制。这些要素本是俄罗斯文化所固有的，但自1700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却片面夸大了西方或欧洲文化因素在俄罗斯文化中所占的比重，刻意回避了这些东方因素，其结果是遮蔽了俄罗斯文化本真的独特性。

第三，基于以上对“东方”概念的理解和东方要素的特殊界定，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俄罗斯文化从类型上来看其实是“欧亚文化”。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细亚文化”，“而是把两者的诸要素结合起来，使之

达成某种统一”<sup>③</sup>。进一步来说，欧亚文化也不只是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还是生活在“欧亚洲”的所有民族的共同文化。

需要澄清的是，欧亚主义口中的“欧亚洲”主要是指俄罗斯从16世纪到19世纪逐渐征服的地区，但欧亚主义者显然不愿提及这段“征服史”，而更愿意让人们相信“欧亚洲”是既有的、天然的地理区域。萨维茨基就曾指出：“东欧平原，或如欧亚主义者说的‘北海-高加索平原’，就地理性质而言，与其说近似西欧，不如说更近似西西伯利亚平原及东边的突厥斯坦平原。上述三大平原连同把它们隔开的山脉（乌拉尔山和所谓阿拉尔-额尔齐斯分水岭），从东方、东南方和南方把它们围起来的山岳（俄罗斯远东、东西伯利亚、中亚、波斯、高加索、小亚细亚的诸山脉），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统一的世界。它在地理上既不同于它西边的诸国，也不同于它东南边和南边的诸国。如果把它西边的地域称作‘欧洲’，把它东南边和南边的地域称作‘亚洲’，的话，那么，上述中间的世界则应称作‘欧亚洲’……”<sup>④</sup>

萨维茨基提到的这“三大平原”似乎构成了“欧亚洲”的基本地理格局，包括东起乌拉尔山西达波罗的海的东欧平原，还包括北邻喀拉海南接哈萨克斯坦丘陵的西西伯利亚平原以及今天中亚地区所占据的“突厥斯坦平原”。虽然“乌拉尔山和所谓的阿拉尔-额尔齐斯分水岭”把三大平原分割开来，但欧亚主义者认为，这片区域从整体上看仍是较为完整的欧亚草原地带，所有生活在这片区域内的人们就应该拥有一种共同的文化——欧亚文化。更有一些欧亚主义者认为，在俄罗斯文化诞生之前，古罗马文化和拜占庭文化也曾是“欧亚洲”的共同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俄罗斯文化是“第三种欧亚文化”，这也与“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遥相呼应。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欧亚主义与19世纪中叶俄罗斯思想界中盛行的斯拉夫派观点的异同：一方面，二者都强调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以及

① Трубецкой Н.С. Верх и Низы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http://www.nevmenandr.net/eurasia/1921-isxod-NST-verxi.php>

② Там же.

③ [俄]萨文茨基：《欧亚主义》，曲炜摘译，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6期。

④ 同上。

回归俄罗斯传统的首要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说,欧亚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斯拉夫主义的一个变体。但是,斯拉夫派侧重以东正教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而这个文化的地理温床显然是俄罗斯的“东欧平原”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说,“斯拉夫派”具有强烈的欧洲情结。相比之下,欧亚主义意在凸显俄罗斯帝国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综合性,强调俄罗斯传统是欧亚大陆腹地所有民族的共同文化,综合了欧亚大陆东方、西方和南方文化的诸多因素。为此,俄罗斯应探索一条不同于单纯的欧洲和单纯的亚洲的“第三条自主性道路”,成为欧洲和亚洲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文明典范。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对当今世界各个文明圈层的描述,只是在亨廷顿口中的“东正教文明圈”的核心国家在欧亚主义者眼中可能更应被称为“欧亚文明圈”<sup>①</sup>。

## 二、俄罗斯文明圈的两阶段建构与现代的解构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圈”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个“异质文明则冲突,同质文明则联合”的阐释框架,以期重新解读后冷战时代所发生的各种区域间冲突。虽然这种阐释框架不免会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的可能性,但借用“文明圈”这个概念来重新审视俄罗斯的历史却可以开掘出一整套新的叙述话语,再结合对俄罗斯民族思想谱系的考察更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历史阐释空间”。

何谓文明圈呢?如果我们把文化定义为“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sup>②</sup>的话,那么,文明则是文化的最大化,即人们所认同的最大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文明圈可以被定义为建立了某种共同的最大文化认同的区域以及在此区域内所生活的人类群体。

文明圈又是如何来划界的呢?通常来讲,文明圈所覆盖的区域可以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界限,甚至可以超越种族和民族的差异。当然,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客观标准来界定某个文明圈的范围,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价值观等,但更为重要的却是生活在某个区域内的人类群体是如何进行自

我认同的。虽然可以根据某些客观因素把某个人类群体划入某个文明圈之中,但如果这个群体自身并不认同这个文明圈的核心价值,那么,这种划分也就失去了它的正当性,当代乌克兰之于俄罗斯可能就是一例。反之亦然,如果根据那些客观因素,某个人类群体本不应该属于某个文明圈,但这个群体自身却强烈地认同这个文明圈的核心价值,那么,将其划入其中就获得了正当性,现代土耳其之于西方或可算作一例。

历史上俄罗斯文明圈的形成大体上是分为两次完成的。第一阶段肇始于988年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直至16世纪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为止。这次文明圈的建构与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建立在时间上是平行的。如果从东正教文明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建构过程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988年罗斯受洗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在这个阶段,俄罗斯相对于当时文明昌盛的拜占庭帝国而言,还仍是东正教文明圈的边缘国家。但15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被蛮族所灭,而此时俄罗斯各公国正逐渐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东正教文明的中心也逐渐东移到了莫斯科。到16世纪,莫斯科不仅成为沙皇俄国的中心,也成为东正教文明的中心。此间,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出现了“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这种学说既宣示了俄罗斯作为东正教世界的中心地位,更为后来俄罗斯“异—西方”<sup>③</sup>思想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俄罗斯文明圈的第二阶段建构开始于16世纪,直至1917年十月革命为止。这是俄罗斯帝国开疆扩土、对外扩张的阶段,也是俄罗斯文明圈不断延展其影响范围的阶段,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对外扩张更是达到了高潮,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沙皇帝国正在形成。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远东、东西伯利亚、中亚、高加索等地区才开始成为

<sup>①</sup>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把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文明称为东正教文明,但从欧亚主义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文明的基础固然包括东正教,但仍有其他文化成分,如突厥和蒙古文化对其的影响,因此,“欧亚文明圈”的表述方式可能更符合欧亚主义的基本主张。

<sup>②</sup>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sup>③</sup> “异—西方”观念所宣示的是一种自主性意识。俄罗斯自16世纪开始就已经认为自己具有神圣的使命——统一基督教世界,在尘世建立基督教王国。到了1700年现代化进程开启后,这种观念逐渐明确地指向了西方,因此,俄罗斯民族始终意识到自己是西方之外的另一个中心,甚至于可以取代西方成为新的世界中心。关于这个概念可参见《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的《“俄罗斯意识”的建构特征——再看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一文。

俄罗斯的边界。沙俄政府在对外进行领土扩张的同时也不忘推行“俄罗斯化”，除向这些地方大量移民外，也规劝当地原住民皈依东正教，学习俄语，了解俄罗斯民族的习俗与文化。因此，沙俄帝国的版图与俄罗斯文明圈所覆盖的区域也是基本吻合的。但这些被征服的民族常会不满于沙俄的殖民统治，民族矛盾异常激烈，在西伯利亚、中亚、高加索等地都多次爆发过民族起义。这也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积极构建俄罗斯文明圈新的认同模式的必要前提。20世纪初的欧亚主义即是这样一种尝试。

俄罗斯文明圈在建构的同时也在经历解构。历史上共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解构冲击：其一是自1600年西方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后，西方文明对世界各大传统文明圈的冲击，其中当然也包括与之相邻的俄罗斯文明圈；其二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对俄罗斯传统文化造成的根本性破坏，致使宗教凋零、习俗变更。

自1600年以来，西方文明因其现代化进程的先发优势开始了长达300多年的扩张时期。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圈逐渐在其“单向”作用和影响之下出现了“分裂”<sup>①</sup>危机。俄罗斯作为欧洲的近邻，早在17世纪下半期就曾出现过“早期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sup>②</sup>；正如亨廷顿所言，18世纪彼得大帝的“西方转向”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危机，使俄罗斯成为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这种“无所适从”在19世纪中期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论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自此，西方一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就成为了“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sup>③</sup>。

经过彼得大帝改革，19世纪初的俄罗斯显然已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此时，俄罗斯的扩张方式已由传统的扩张方式向现代性文明的扩张方式转变。以其征服中亚地区为例：沙俄入侵中亚本是作为彼得大帝制定的夺取出海口计划的一部分，最初也只是在边境地区修建军事要塞，但随着战线不断向南推进，沙俄政府开始关注如何巩固其在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开发当地的能源。在此期间，俄罗斯在中亚修建铁路，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发展棉花加工业、采矿业、丝织业等现代工业，兴建银行，促进贸易发展。正如王治来在《中亚史》中所说：“沙俄的殖民统治虽然给中亚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它作为一个经过彼得大帝改革的欧洲国家，

也给中亚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sup>④</sup>可以说，西方文明正是以俄罗斯为中介向中亚、西伯利亚等地区渗透和蔓延的。

十月革命对俄罗斯文明圈的破坏较之西方文明的冲击要更为根本。虽然苏联继承了沙俄帝国的领土，但却要坚决割裂俄罗斯传统文化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体制之间的关联，即“反对那种十月革命前一直存在于俄罗斯并继续在罗曼-日耳曼的西方各国中存在的整个文化”<sup>⑤</sup>。在苏维埃政权要求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高压之下，经历了西方化解构的俄罗斯文明圈面临着更深刻、更根本的解构危机。苏联不仅要反对西化，而且要把整个俄罗斯的传统连根拔起：东正教被边缘化，教堂的数量急剧减少，传统的宗教节日被世俗的纪念日所取代……正如布尔加科夫所说，“革命对我是悲剧性的，是俄国生活中最宝贵愉悦的东西的消亡，是爱的消亡”<sup>⑥</sup>。换言之，这次解构撼动了俄罗斯文明圈精神传统的根基，苏联的解体或许就是这次解构的结果之一。同时，苏联解体又成为当代俄罗斯文明圈重建的起点。当今被不断提及的“俄罗斯复兴”，正可以被视为俄罗斯重建文明圈的又一次努力。

俄罗斯欧亚文明圈所经历的这种同时性的“建构—解构双向运动”或者“解构—建构双向运动”，主要是由于群体的自我认同作为群体自我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始终在建构中、在想象中。原有的意识形态认同已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面临着重新寻找和建构自我认同的任务，而对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而言，这个任务似乎更加艰巨。这些国家需要完成由对共产主义意识形

① 这里所说的“分裂”是指如果按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分裂意识”的界定，后发民族在面对强大的他者“西方”时也会遇到“认同自我还是他者”的两难境地，关于这点可参见《“俄罗斯意识”的建构特征——再看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一文。

② 早期西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尔金-纳肖金和科托希欣。他们憎恨渗透着东正教的俄国传统，向往西方的社会建构模式，因此，他们是社会变革的积极拥护者和主要推动者。早期斯拉夫派是一批排他性很强的知识分子团体，主要代表人物是保守主义者克利扎尼奇。他们固守俄国传统，排斥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24页。

④ 王治来：《中亚简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⑤ Трубецкой Н.С. Мы и Другие. [http://anastasija-schulgina2011.narod.ru/ID\\_98\\_345\\_00\\_486.htm](http://anastasija-schulgina2011.narod.ru/ID_98_345_00_486.htm)

⑥ [俄]别尔嘉耶夫等：《哲学船事件》，伍宇星译，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态和大一统苏联的认同转向新的认同,比如对自己民族国家的认同。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相继出现的“颜色革命”,车臣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波罗的海三国的“脱俄入欧”等等,所有这些似乎都预示着这种转变仍远未完成。

由此可见,群体自我意识的“尚未”(not yet)特性决定了各个文明圈始终处于“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的运动之中。俄罗斯文明圈曾经历的两次“建构—解构—建构”过程都深刻地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和民族精神发展轨迹。那些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解构危机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始终在思考如何建构一种新的认同范式以重建俄罗斯文明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便是重建俄罗斯文明圈两种不同方案。

### 三、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 重建俄罗斯文明圈的 两种相关认同范式

为了应对俄罗斯文明圈所面临的解构危机,俄罗斯知识分子提出的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两种方案,其实质都是为生活在俄罗斯(沙俄以及后来的苏联)疆域内的人类群体构建共同的认同范式。在这里,“认同范式”主要是指可以体现某个群体是如何进行自我认同的模型。换言之,这两种学说的根本理论指向是想要建立某种模型,并使所有生活在俄罗斯疆域上的人类群体都按照这个模型来进行自我认同。除了根本的理论指向趋同之外,二者还具有更为深刻的相关性。

首先在强调俄罗斯文化独特性上,欧亚主义者承认自己是斯拉夫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者,“在这方面,欧亚主义者拥有更多的不只从纯地理意义上看问题的先驱。这里应该说,包括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哲学政论家)在内的所有斯拉夫派的思想家都是这样的先驱人物”<sup>①</sup>。

其次,从整个俄罗斯思想谱系来看,这两种学说延续着同一种历史哲学的思想传统:自主性意识的传统。这种传统源自俄罗斯民族与生俱来的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及“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这就注定了俄罗斯“从未刻意地按照西欧传统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民族工具,而是把自己定位为超越民族使命的实施者,用宗教、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等术

语赋予俄罗斯思想以不同的解释”<sup>②</sup>。考察整个俄罗斯思想史会发现,它是一个让这种自主性传统占主导地位的“偏心结构”。换言之,虽然在整个俄罗斯思想史中有过各种学说,有些学说也曾风靡一时(如西方主义),但这种“自视不凡”的意识始终在顽强地保护着俄罗斯文明圈的精神基础,这也就是俄罗斯文明圈在经历了上述两次大的解构危机之后仍没有彻底消亡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仍是两种不同的认同范式,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认同范式的类型上看,斯拉夫主义显然是要建立“文化血缘型认同范式”,让人们根据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血缘联系来进行自我认同;而欧亚主义则是为了突出所有生活在“欧亚大陆”上的民族所共有的地缘—历史因素以及共同建立起来的“欧亚文化”,这是一种超越血缘界限的“文化地缘型认同范式”。这说明在对俄罗斯文化进行定性时,斯拉夫主义更为强调俄罗斯文化的“纯粹性”,而欧亚主义则要突出俄罗斯文化的“综合性”。因此,萨维茨基才说,“一些斯拉夫民族之间无疑存在着文化历史联系,尤其是语言联系”<sup>③</sup>,然而“俄罗斯的历史独特性显然不能由其局部甚至大都属于斯拉夫世界的属性所决定”<sup>④</sup>。

第二,从视域上来看,斯拉夫主义乃至后来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sup>⑤</sup>都没有超越东欧平原的界限,仍然局限在“斯拉夫世界”之内。后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如索尔仁尼琴更进一步缩小了“斯拉夫世界”的范围,他们所要建立的俄罗斯文明圈“包括所有的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连的斯拉夫东正教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民族”<sup>⑥</sup>。

相对而言,欧亚主义的视域则宽泛得多。众所周知,“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一词是从其

① [俄]萨维茨基:《欧亚主义》。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泛斯拉夫主义是19世纪下半期的一种俄国思潮,是当时东欧泛斯拉夫主义思潮在俄国的变种。它包括以下两个基本观念:第一,世界是二分的:西方—罗马—日耳曼世界与东方—希腊—斯拉夫世界是对立的;第二,斯拉夫世界应该实现统一,而俄罗斯将是这个新世界的中心。

⑥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23页。

同根词“欧亚大陆”<sup>①</sup>（Евразия）演变而来的。特鲁别茨科伊首次使用并阐释了这个概念：“以前被称为俄罗斯帝国，现在叫做苏联的国家之民族基底，只有住在该国所有民族的全体总和才能构成，这个国家被看作特殊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国家，拥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我们称这个国家为欧亚主义国家，它的领土是欧亚大陆，它的民族主义是欧亚主义。”<sup>②</sup>由此可见，欧亚主义的视域已远超过“斯拉夫世界”，覆盖了整个沙俄帝国的领土。

当然，这种视域上的差异与其建构者生活时代俄国所辖地域的大小有关。俄国自彼得大帝开始，经过叶卡捷琳娜二世，到19世纪时已经成为一个欧洲强国，而且俄国的历代沙皇都热衷于对外扩张，这使得其版图不断增加。在此之前，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入侵已断断续续地持续了300多年，这么长的时间足以实现“俄罗斯化”，这些所谓的“亚洲人”早已成为了斯拉夫人。因此，在19世纪斯拉夫主义兴起之时，不存在建立超越血缘认同的新的认同范式的必要性，而主要是为应对西方文明圈对俄罗斯文明圈的冲击，所以，斯拉夫主义者要突出强调俄罗斯文化的纯粹性和独特性，以此确立西方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中心”。

但到了20世纪初，俄国的版图已扩张到了固有的“斯拉夫世界”之外，而且，意识形态的铁幕已经把俄罗斯与西方世界隔离开来，因此，虽然欧亚主义仍强调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但已不否认西方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欧亚主义者也前瞻性地意识到了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在维系这个庞大帝国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欧亚主义更进一步指出了共产主义对俄国精神传统的背离，而这种传统曾作为俄罗斯文明圈的主要精神基础。“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欧洲主义，旨在破坏俄罗斯生活的精神基础和民族独特性，宣扬实际统治欧美的唯物主义观点……”<sup>③</sup>因此，欧亚主义者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当俄国不再是欧洲文明的扭曲反映时，当俄国再次回归自我成为俄罗斯-欧亚，自觉地继承和维护成吉思汗的伟大遗产时，创建一种崭新的文化，一种不同于欧洲文明的我们自己的文化”<sup>④</sup>。换言之，欧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地缘-政治空间中保持俄罗斯文明圈的势力范围，这就要求建立一种超越血缘认同的新范式。

此外，这两种学说在对待俄罗斯文明的核心要素——东正教的态度上也不尽相同。斯拉夫派极其迷恋东正教的信仰力量，正如科舍廖夫所言，“我们所有的生活，所有的思考和信念都基于保存在我国东正教会中的基督教学说”<sup>⑤</sup>。而“欧亚主义者强调东正教奠定俄罗斯民族文化和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历史形成的东正教教会及其教会等级制规定绝不是基督教思想的真实体现”<sup>⑥</sup>。萨维茨基的话似乎能够较为公允地表达欧亚主义对待东正教的态度：“欧亚主义者坚持宗教原理，同时也坚持彻底的经验论。他们的世界观形成于事实，他们把俄罗斯世界分析为欧亚世界，似乎全身紧贴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关注这个世界的每一段历史。”<sup>⑦</sup>

综上所述，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构成了一种“叠加式结构”。欧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斯拉夫主义的变体，但其外延和视域要比斯拉夫主义宽泛得多。欧亚主义所延续的自主性意识，支撑着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脊梁，并为其积极探索自主性民族发展之路提供了合法性证明。因此，欧亚主义在后苏联时代强势复兴。事实上，欧亚主义可能已成为当代俄罗斯重构欧亚文明圈的备选方案之一。

#### 四、欧亚主义：当代俄罗斯文明圈第三次建构的理论支撑？

苏联解体既是俄罗斯文明圈第二次解构的终点，更是其第三次建构的起点。这次建构应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相平行。而这次转型较之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要复杂和艰难得多。当代俄罗斯正处于意识形态的真空之中，这就使得沉寂了百年之久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烽烟再起。如何重构意识形态的力量就成为此次俄罗斯文明圈建构的关键所在。而之前欧亚主义始终强调的“综

① “欧亚大陆”的概念是由奥地利地理学家苏斯引入的。

② 粟瑞雪：《欧美学者关于欧亚主义的研究综述》，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2期，参见<http://euroasia.cass.cn/news/126875.htm>

③ N.S.Trubetzkoy,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Cross Currents 9, 1990.p68.

④ Ibid.

⑤ Кошлев А.И. Записки А.И.Кошлева. М., 1991, 91.

⑥ [俄]М.А. 马斯林：《欧亚主义者谈俄罗斯思想》，孟修竹译，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6期。

⑦ [俄]萨文茨基：《欧亚主义》。

合性”在当代俄罗斯文化重构中显得异常重要。

苏联的解体使得俄罗斯的地理疆域急剧缩小：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的边界都退回到了19世纪；而其在西部的边界则退回到了1600年伊凡四世统治时期。如今，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沙皇俄国占据，后又由苏联占据70多年的地域上出现了12个主权国家，而他们对于俄罗斯而言又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哈·麦金德将上述国家所占据的地区称为“枢纽地区”<sup>①</sup>。他认为，枢纽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地，分布着广阔的草原，适合于游牧民族的机动作战，历来就是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或“蛮族”向“文明世界”进攻的根据地。作为1919—1920年英国驻南俄的高级专员，麦金德曾指出：“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全世界，它占领了原有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sup>②</sup>总之，“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统治全世界”<sup>③</sup>。尤其是，中亚五国对于俄罗斯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自19世纪俄罗斯征服中亚以来，这里一直是俄国石油、天然气、棉花、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供应地，也是俄罗斯进行纵深防御的缓冲地带。而里海盆地丰富的能源及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已使其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利益角逐的“逐鹿之地”。但是，苏联的解体导致俄罗斯失去了对“枢纽地区”的控制权，也因此失去了与美国共享全球霸权的机会和资本。随着近年来北约的不断东扩，美国的势力正在逐渐接近俄罗斯地缘政治空间的核心地区，这更凸显了再造独联体的重要性。

事实上，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初曾有过短暂的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期，当时“中亚地区是新俄罗斯政府发展和靠拢西方的包袱，欲弃之而后快”<sup>④</sup>，但俄罗斯的热情一再遭到美国的冷遇，美俄关系的“蜜月期”便很快结束了。此后俄罗斯进入外交政策的调整期，开始重新审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自此俄罗斯开始积极利用独联体各国对其在安全、交通和能源等方面的依赖和要求，企图实现独联体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高度一体化。正如

叶利钦总统在1995年9月发表的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正式文件所称：“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上占有适当位置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领导力量的地位。”<sup>⑤</sup>换言之，“俄罗斯在探索取代原苏联，建立新的欧洲和亚洲独立国家联盟的构想”<sup>⑥</sup>。普京更在2013年伊始就公开表示要建设“欧亚联盟”，再造独联体<sup>⑦</sup>。但如何才能实现这种重构呢？

显然，欧亚主义在当代俄罗斯的复兴体现了这种历史需求。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欧亚主义者A.C.帕纳林所言，“欧亚主义的重新兴起是苏联解体后客观现实的要求：维护后苏联空间的整体性和俄罗斯国家整体性的需求；探索在后工业、后现代社会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需求。所以，在这些问题上，现代欧亚主义有许多合理的思想，应引起重视”<sup>⑧</sup>。欧亚主义复兴最早出现在学术界，随后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1992年8月，由学者、社会人士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俄罗斯战略》的研究报告。此报告提出：一些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应通过独联体各国能接受的一体化形式来重新构建共同的经济空间。

由于语言作为人类群体形成自我认同的基本因素之一，在各大文明圈的构成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重建俄罗斯文明圈的过程中，俄语同样将起到关键性作用。苏联解体后，大部分原加盟共和国都开始实施“去俄语化”，积极恢复民族语言。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近70年强制性的“俄语化”及“俄罗斯化”之后，“去俄语化”将很难实现。在这些新近获得主权的国家中，仍有2000万人在

① 后他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中，使用“心脏地带”取代了“枢纽地区”。

②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8页。

③ 同上，第14页。

④ 汪金国：《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

⑤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88页。

⑥ 粟瑞雪：《俄罗斯学者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6期。

⑦ 可参见《普京拟2015年正式建成欧亚联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1月18日。

⑧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за и против,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5. №6.



使用俄语，其中还不包括那些既会说俄语又会说本民族语言的双语人口，而后者在这些国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小。可以说，俄语仍是这些国家最基本的通用语言。

此外，各种区域性合作组织的出现也有利于加强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促进俄罗斯文明圈的重构。除独联体之外，1999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为这些国家实现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2002年俄、白、哈、吉、塔、亚六国共同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宪章》，使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升级为组织，为这些国家实现军事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谈到中国与中亚的关系问题，对于一些中国人而言，“中亚”这个地名或许稍显陌生，但“西域”却是耳熟能详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西域”便成为与中国西部相邻的那一片区域的名称。唐朝时中亚曾完全归入中国版图，虽然后来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双方始终互通有无，而且这种断断续续的交往一直持续到19世纪俄国完全控制中亚为止。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与中亚五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这是近年来中国与中亚之间成立的最高级别的地区间合作组织。它是在1996年启动的中亚五国上海会晤机制基础上的进一步组织化。虽然该组织目前主要致力于促进各方的经济往来以及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但考虑到中亚的文化认同尚未完成，似乎有必要加强上合组织文化建设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

由此可见，第一，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文明圈丧失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支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尤其是中亚五国对俄罗斯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所以俄罗斯需要重构俄国原有的地缘政治空间；第二，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欧亚主义的地缘认同模式因其独有的综合性

更容易为独联体各国所接受，因此，在当代俄罗斯地缘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除了俄罗斯有“再帝国化”的需求之外，包括伊朗（波斯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蒙古（帖木儿帝国）、美国（布热津斯基口中唯一的全球性国家）等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地参与中亚等国的文化认同重构过程，因此，上合组织是否需要增加一些文化方面的考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 五、结语

俄罗斯文明圈在每一次建构中都包含了解构的因子，而每一次解构又构成了下一次建构的起点。如此循环往复，俄罗斯文明圈便始终处于“尚未完成之中”。究其根源，大体是由于各个民族的自我意识仍处于建构之中。但这并不妨碍知识分子追求“完成”的决心。

面对着西方文明圈的冲击，斯拉夫主义提出了捍卫俄罗斯文化纯粹性的血缘认同范式；而面对着后革命时期俄罗斯文明圈精神基础所遭到的致命打击，欧亚主义提出了超越血缘的地缘认同范式。虽然这两种范式不断被后人所诟病，但正是自“莫斯科——第三罗马”、斯拉夫主义直至欧亚主义所延续的“自主性意识”支撑着俄罗斯文明圈的基础，使其没有走向完全消亡的结局。事实上，俄罗斯民族自988年罗斯受洗开始，就始终相信自己的超民族使命，或者寻求在“斯拉夫世界”中的中心位置，或者寻求在“欧亚洲”上的核心位置，无论何种尝试都是在进行着重构俄罗斯文明圈、成为“完成了的”民族的努力。在当代越来越关注文化认同和“文明冲突”的时代，欧亚主义不失为俄罗斯文明圈重建的一种可行性方案。

（责任编辑 刘阳）

## The Eurasia - A Possible Solution Reconstruct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Civilization Circle

ZU Chunming

**Abstract:** Eurasianism is produced in the 1920s-1930s, and is a kind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of Russia emigrant community. In Soviet Union times, it kept silence for nearly 60 years, but in Russia's domestic recovery, it become important theories of building new geopolitical space resources in contemporary. As the core of the circle of Huntington's orthodox country, Russia itself will constitute a civilization circle – Russia Eurasian civilization circle. And the cultural circle in history had two big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each of deconstruc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next construction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athe result of the second deconstruction of Eurasian civilization circle of Russia. Therefore, the contemporary Russia is in the center of Russian civilization circle construction for the third time. The Eurasianism integrates hundreds of years of Russia for its many forms the geopolitical and multiple sourc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autonomy thought about its unique historical path to choose. Or it provides a possibility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paradigm.

**Keywords:** Eurasianism; Russia Eurasian civilization circle; construction ; deconstruction; identity paradigm

## Евразийство—возможный проект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блока

Цзу Чуньмин

**【Аннотация】** Евразийство – идейно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теч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1920-30-х гг.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60-и лет, 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находилось в забвении, е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более того, он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важным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м ресурсом построения новог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и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о мнению С. Хантингтона, Россия создает и возглавляет блок государств, имеющ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центр, и сама по себе также формирует российско-евразийский блок. В ходе истории этот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блок дважды претерпел такие круп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как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и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оба раза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становилась начальной точкой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Распад СССР послужил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второй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блока,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России наступает третий период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блок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вобрав в себя наиболе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элементы предыдущих концепц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и сформировавшись в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овой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предъявляла повышен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носителям русск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и стало его вершиной, воплотив в себе наиболее полную 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современную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доктрину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евразийский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блок;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парадигма признания